

## 第 1 章

郝家，不是什麼鼎鼎有名的大企業家庭，更不是上流社會的有錢人家，雖然家境真的還挺不錯的，經濟上不只沒有後顧之憂，平時也有餘力行些大小善事，但再怎麼說，仍不足以被拱到檯面上成為焦點話題。

但是，現在郝家不只在自家社區出了名，報章雜誌更用大大的標題，大篇幅報導這百年來恐怕都不可能再次出現的奇怪現象——

小四女學生善良的心感動銀行搶匪，讓搶匪自動棄甲伏罪！

事情簡單來說是這樣的：郝家的小女兒前天放學經過銀行時，剛好遇到方才洗劫過行員的銀行搶匪，那個搶匪在聽到不遠處的警車鳴笛聲時，順手抓了她來當人質。

因為那一帶是菁華地段，不少名人政客都在附近置產，所以出動的警力比其他地方發生類似的搶案時還多。

搶匪不到幾分鐘就被警車包圍，他情急之下拿刀架在郝家小女兒的脖子上，威脅若不放他一條生路，他便在小女孩脖子上劃一刀。

就在眾人繃緊神經，不斷想如何幫她脫身，郝家小女兒突然輕推開搶匪的手，轉過身面對他。

沒想到一個小女孩會有膽子反抗他，搶匪的手被推開時還愣了一下，隨後才重新把刀架回她的脖子上，惡聲惡氣地說：「妳想幹什麼？妳不過是一個小孩，不要以為有辦法反抗我！」

郝家小女兒只是眨眨眼，視線落在他的手背上，然後卸下背在後背的書包，低下頭，從書包裡找東西。

「喂！妳還敢亂動！刀子不長眼的妳不知道嗎？難道妳想找傢伙對付我？別開玩笑了，妳只是小孩子……」

搶匪話還沒說完，就看見郝家小女兒從書包裡拿出一片 OK 繃，撕掉包裝，往他手背上貼去。

「你手被割傷了，應該很痛吧？我沒帶消毒藥水，只有這個了。你先貼著，回去記得上藥，要不要再給你一片？」她又從書包掏了一片 OK 繃遞給他。

瞬間在場的所有人，不管是看熱鬧的路人、還是來捉賊的員警們，甚至是搶匪都紅了眼眶。

不久，只見搶匪丟下刀子跪在地上，之前的惡行惡狀完全消失，「嗚……我、我對不起……我真的只是需要錢養我的兩個小孩……」

搶匪已不再有搶匪的樣子，他只是因為長期失業，妻子跟人跑了，留下兩個襁褓中的孩子，餓了好久，而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得不行搶的落魄男子。

他泣不成聲地哭訴自己的處境，不斷對著郝家小女兒道歉。他沒想到她被他架來當人質，非但沒有對他又打又罵，甚至是害怕哭泣，反倒是關心他剛才行搶時不小心劃到自己的傷口。

這麼小的孩子都這麼溫柔善良，他這個對小孩子出手的人，無論有怎樣不得不的苦衷，終究還是愧疚啊！

郝家小女兒很努力地消化著眼前跪在地上的男人那斷斷續續哭訴的語句，總算聽到了重點——原來，壞叔叔家裡有寶寶要養，壞叔叔沒錢啊！

她第三次將手伸進書包，這次不是拿 OK 綳了，而是把自己的小零錢包拿出來，先打開小錢包，再拉壞叔叔的手要他攤開掌心，接著在大家錯愕的神情中，將錢包裡的所有財產倒在他顫抖的大掌裡。

「這……這……」搶匪說不出半句話，只是震驚地看著她。

「叔叔，剛剛那些錢得還給銀行或交給警察叔叔，因為那些是別人的錢，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我們不能亂動別人的錢喔！可是我有錢，我同意給你，所以你可以拿去買東西給你的小孩子吃。」

自認幫忙解決了一個問題，她開心地笑了，那笑，刺痛了搶匪。

「嗚哇！我真的太對不起大家了！我真的愧為人父！我、我錯了……請給我改過自新的機會！」

於是，就在搶匪自動舉起雙手，乖順地讓警察帶走後，這場原本驚險萬分的緊張場面完全走了樣，變調為溫馨感人的幸福大結局。

而在報章雜誌還來不及刊登前，就有人拍下所有過程貼到網站，還人肉搜索出行善小天使的底細，登時讓郝家聲名大噪了起來。

所以後來雖然報章雜誌依法把照片做過處理，讓讀者看不出郝家小女兒的長相，而且只透露姓氏沒有報出全名，但在網路世界裡，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能查，大家早已找出那位讓搶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小小天使啦！

小天使呢，原來長得玲瓏標緻，一雙水漾的大眼鑲在一張白裡透紅、水嫩Q彈的白皙臉皮上，搭上小巧的鼻子和紅豔豔的嘟唇，可愛的臉蛋被一頭天生捲翹卻異常柔軟的黑髮給包覆著。

說漂亮是太過，但說可愛就還要再追加個五百倍，讓人不禁主動將她幻想為純真靈動的小小天使一枚，真的只差一對白色翅膀了。

而她的名字呢？

呃……好像跟她的人搭不太得上。

因為天使應該有一個脫俗又清新的稱呼不是嗎？

但郝家的夫妻也不知道是有意還無意，膝下兩名子女全都取了個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名字。

老大，也就是生來一副桃花臉，還不管男女全都通殺的哥哥，叫「郝詠銘」。

小的，也就是生來一副天使臉孔，惡魔看到也會不由自主地擠出笑容，忍不住掐掐她ㄅㄨㄣㄣㄅㄨㄣㄣ雙頰的妹妹，叫「郝詠嫻」。

「好有名」跟「好有閒」，難怪他們一家子老是眉開眼笑、和樂融融的，就連這會兒大批記者包圍他們家，堵住了他們唯一進出的通道，郝家一家子還是端著熱情的笑容，熱絡地替各位記者大哥大姊們備上熱茶和甜點，嘴裡不斷慰勞地說：

「你們辛苦了，其實只是小事一椿，還勞得你們跑到這來，真是感謝！」

哇，這家子祥和的光芒簡直囂張地直衝天際了！

原本是來搶新聞的記者們，因為郝家的多禮，簡直恨不得能馬上奮筆疾書把他們

寫成英雄世家，務必以將郝家的善行揚名國際為己任，因為他們實在是太好了。就這樣，原本就很會敦親睦鄰的郝家，在這個小小的寧靜社區裡頓時變得更加受人愛戴，來踩門沾沾名氣的鄰人每天都有，而郝家也樂得將自家與生俱來的熱情發揮到淋漓盡致，因為他們天生就喜歡幫助人、天生就很樂觀、天生就覺得人性本善。

當夜晚降臨，最後一個客人也笑著離去後，陪著送客最後欲關上家門的郝詠嫻，眼角瞥到前院柵欄外一抹熟悉的身影。

「小行？」

郝詠嫻重新打開大門，小跑步到前院的柵欄邊，對著臉上又添了新傷痕的鄰居兼同班同學熱情打招呼。

「告訴妳多少次了，不要再叫我小行！小心我扯爛妳的嘴！」

與郝詠嫻同年紀，只大她兩個月的裴易行模仿他聽慣的大人口氣，威脅著像天使般的青梅竹馬。

然而，早就習慣他這種口氣的郝詠嫻一點都不在意，仍是笑笑地隔著柵欄拉住他的手。

「來來來，我們剛好要吃晚飯，一起進來吃啊！」

小男孩有點抗拒，但郝詠嫻知道他只是愛面子，所以仍是拉著他往柵欄的入口處走。

「今晚我們要吃烤鴨喔！你也喜歡吃吧？」

「烤鴨？妳媽自己烤的？」他知道郝母的廚藝不錯，但連烤鴨都行嗎？

「不是啦，是一位記者大哥特地拿來的，人好好喔！」

「笨！他是要挖新聞好不好！還有，誰像妳這麼蠢的？被人拿刀子架住脖子，還關心捉妳的人有沒有受傷，妳腦震盪嗎妳？」一邊講，一邊用兩眼迅速掃了下她全身上下，似乎真的沒有受傷。

這幾天她和她家都被記者包圍，他也找不到機會來看看。還好，目前看來她除了一樣笨之外，沒有受到其他的傷害。

裴易行一邊罵，一邊被郝詠嫻給牽進了前院，來到了郝家大門，迎面而來的是另外三張郝家人熱情洋溢的笑臉。

「小行來啦，一起吃飯吧！」

「說多少次了！不要叫我小行！小心我……」正要飆狠話的小男孩，驀然想起他面對的可是平日待他極好的長輩，及時住了嘴。

郝父笑著摸摸裴易行的頭。

「好了、好了，趕快進來吧，不然待會飯菜都涼了。」

「等下吃完，我幫你抹一下藥，你又和你爸打架啦？」長他和自家妹妹兩歲的郝詠銘不理會裴易行的臭臉，稱兄道弟地將胳膊掛在他的肩膀上。

「哼！這些傷是我不小心自己弄到的，可不是被我爸打傷的。」裴易行抹去嘴角上一抹乾掉的血漬，努力忍住臉上傳來的陣陣疼痛。

「哈哈，又沒人問是不是你爸打傷的，你幹麼不打自招啊！」郝詠銘一點都不

給他面子地大笑。

但讓裴易行生氣的不是明知故問的郝詠銘，而是郝詠嫻那句——

「哥哥，你不要這樣啦，你明知道小行不喜歡讓人知道他爸老是打他出氣的，我們就裝作不知道嘛！」

裴易行恨不得立即衝出郝家大門，永永遠遠都不要再進來了。

他到底是為什麼會認識這一家子的啊！

應該是在上上學期……國小三年級那時吧，他被分到和郝詠嫻同一班。

在他們未同班前，他與她同樣都是風雲人物。

一個是科科滿分、表現優異、討人喜歡、人緣極佳的善良乖寶寶；另一個是科科抱蛋、表現奇差、人神共憤、人緣……最後這項就一樣是「極佳」了，只是，順從物以類聚的法則，裴易行的人緣好則是那些小混混們極力推崇出來的。

他不但很會打、很會噏，還很會照顧朋友和小弟，這種人以後絕對是做大哥的料。明眼人就現在趕快跟隨，他們相信跟著裴易行，以後絕對是吃香喝辣。

他們也時常在導師室遇到，一個是被叫過去訓話的，一個是幫同學或老師送作業簿的。

本來是兩個世界的人，沒想到會在三年級時分到同一班，而且還結下不解之緣。那天，是在四年級時一個入秋的夜晚。

上完最後一堂課的同學們在下課鐘聲還未響完就急急忙忙背起書包，各自作鳥獸散了。

由於明天是週六，有些同學在今晚安排了活動，或是與各自的家人有計畫，所以歡笑聲直到教室已空蕩蕩的，還能從外頭走廊的另一端聽到。

自願留下來整理最後一堂自然科學課用到的教材器具，郝詠嫻拿著一個大大的紅色塑膠盆，將各小組桌上的教材先用抹布拭淨後一一放進塑膠盆裡，準備待會送到地下室放教材的地方。

收拾得差不多時，教室突然走進一人，她抬頭一看，原來是八堂總會蹺掉六堂課的裴易行。

「現在是放學時間，你怎麼回來了？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天生就有服務的熱忱，郝詠嫻自然地問。

裴易行先是掀唇冷哼了聲，才不屑地嘲諷，「妳以為妳誰啊？老是裝出一副乖乖牌的樣子，有夠做作的！我看到妳就噁心，妳能離我多遠就多遠，省得礙我的眼！」

郝詠嫻這種乖乖女他不是惹不起，而是連那個力氣他都覺得是浪費。

乖學生他看多了，都嘛是為了討老師、父母，那些戴著偽善面具的大人們歡心，看了就討厭！尤其又數眼前這一尊最假，所以雖然他很喜歡去惹乖學生，看他們被嚇到哭的樣子真的很爽，但唯獨眼前這一尊，他連多看她一眼眼睛都會痛，碰都不想碰。

從沒被人這麼嫌棄過的郝詠嫻彷彿沒聽到他的嫌棄一樣，忽然想到什麼，放下擦了一半的教材，轉身跑到她的座位翻書包。

「啊！找到了！」花了一些時間，總算翻出她要找的東西。

本來只是因為家裡有個正在發酒瘋的老頭，所以才暫時委屈待在學校晃晃的裴易行，因為好奇而停住腳步，想知道她到底是在找什麼，該不會是要找傢伙對付他吧？

哼！憑她？

正準備不屑地離去時，小小的身影從教室彼端咚咚咚地疾步跑來，抵達到他面前時，除了氣喘吁吁的笑臉外，還奉上好幾本筆記。

「這什麼鬼？」裴易行挑眉。

不會是想用這幾本薄到不行的書打他吧？別鬧了！

「這……這……呼……」郝詠嫻停了下，順順氣，才重新開口，「這是你沒來上課的那幾堂，我幫你抄下來的重點。給你。」小手更加往前遞去。

裴易行倒是大大地退了一步。

天！這比抄傢伙揍他還來得恐怖！這女的真的太厲害了，怎麼知道他的罩門？他用像看到鬼一樣的表情瞪著她手上的那些筆記本。

「妳……妳拿回去，誰要妳多管閒事的！」他口氣惡劣地拒絕。

「唉，你別客氣嘛！就拿去啊，考試還是要考的，一次就考過不是比較省事嗎？我知道你忙，所以順便就幫你做了重點，這樣我也可以加深印象，你不用客氣啦。」加大笑顏，手繼續遞過去。

「啪！」

打過無數架的手毫不留情地揮掉她的好意，筆記本散落一地。

那是自然反應，是他被強迫做不喜歡做的事的自然反應。

但做了之後，裴易行馬上感到後悔。

正傷腦筋她要是待會大哭大鬧應該怎麼辦時，蹲在地上把本子重新撿起來的郝詠嫻，反而先對他行禮道歉。

「對不起，可能我嚇到你了。那這樣，我把這些筆記放在桌上，你等下再自己收起來帶回去。我只記比較重要的重點，可能沒辦法讓你看了就考滿分，但至少會及格。」

看著她依然巧笑倩兮的小臉，裴易行著著實實愣到了九重天去。

「你要記得看喔，我先把那些教材拿去地下室還。明天再見。」

郝詠嫻向他揮揮手，便稍嫌吃力地抬著裝滿教材的塑膠盆離開教室。

這女的是天兵啊？怎麼……聽不懂人話嗎？沒有神經的啊！

裴易行抓起那些筆記本走到垃圾桶旁，想也不想地全扔了進去，轉身瀟灑離去。但腳步走了一步、兩步、三步……

等等，那少說也有五本吧？她抄了多久？如果她發現他把它們全當垃圾扔了，那她會不會哭死？

會哭的女生就跟不會幹架的小弟一樣麻煩。算了，他還是扔到別間教室去好了！可是扔到別間教室，萬一被別班同學拿來大作文章呢？據他所知，與她交好的人可不只限於這間教室裡。

啊！算了算了！反正帶回去扔在家裡，他不看她也拿他沒轍，何必自找麻煩呢？嘆了口氣，裴易行轉身從垃圾桶撿起那些筆記本，還隨手翻了翻。

「天！這真的是要我的命嘛！裡頭寫什麼鳥我要是看得懂，就不叫『裴易行』了我！」

好，接下來去哪兒晃呢？

正在思考著下一步該往何處去，裴易行不意看到孤孤單單落在椅子上的粉紅色書包。

呃……她剛剛有跟他說「明天見」這句話，所以她是要回去了吧？是將教材拿去地下室後就直接回家的意思？

所以……這粉紅色書包是她忘記帶的？

喔！不！他絕對不會拿著一個噁心的粉紅色書包到處跑！

反正他本來就不是個好東西，不必遵守童軍規則——日行一善。他就當沒看到，不曉得她忘了帶書包，管她的！

可是，裴易行兩腳硬生生地釘在地上，怎麼樣都做不到視若無睹。

人家為了你抄了五本筆記本耶！右邊的小天使說。

那是她自己雞婆、多管閒事，關我什麼鳥事！左邊的小惡魔說。

好歹幫女生送個包包不為過吧！小天使再說。

為什麼要？那是她自己白痴沒帶腦出門，忘記的，幫她拿去有什麼好處？左邊再度傳來惡魔的聲音。

他本該順從本性，就算知道她忘記帶走書包，就算知道她發現後還要跑回來再拿一次很麻煩，反正他天生不適合做好事，就這樣吧！

就、就……就這樣？那……那他現在手上拿的是什麼？

瞪著眼前噁心的粉紅色無嘴貓書包，再瞪著自己違背本意的右手，裴易行嘆了口氣，好吧，算了，反正他本來就要在學校晃晃，地下室那邊滿涼的，就當去那補個小眠吧！這個書包，順道而已。

裴易行勉強為自己找了個藉口，就這樣右手拎著粉紅色書包，左手抱著筆記本往地下室走去。

「哈哈，如果現在有老師看到我這種扮相，一定以為我突然奮發圖強了咧！」他自嘲著。

教室離地下室並不遠，但位處較偏僻的操場邊緣，有幾棵大樹圍著，涼歸涼，但因為很少師生走動，成了一些壞學生流連之地，所以裴易行對那很熟，簡直像在走自家廚房一樣。

想起同學們總是流傳那裡鬧鬼的流言，他總會忍不住哈哈大笑，那些都嘛是他們這些不良學生唬爛編出來的，就是要嚇嚇那些膽小的好學生和自視甚高的女老師們。

嗯，這樣想來，那個郝詠嫻倒是挺膽大的嘛，連這種地方都敢自己一個人來。

由於已是傍晚時分，當郝詠嫻來到地下室時，昏暗的光線加上她捧著那堆如小山般高會阻礙到視線的自然科學教材，讓她不小心踢到了蹲在地下室入口處的小混

混。

小混混中帶頭的那人抽著菸，他也是從這所小學畢業的，中學讀到一半就逃家輟學，從母校吸收跟班小弟，以這種方式讓自己像是個老大。他們三不五時就會聚在這裡，有人來趕再說。

「啊啊！不好意思。」忙站穩身子的郝詠嫻低頭道歉，然後發現對方還不只是一個人。

「同……呃，你們看起來不像小學生，請問在這邊是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你們都不回家嗎？很晚了耶！」

過於友善的態度讓幾個小混混們頓了頓，無法分辨她是敵是友，因為一般人看到他們的反應百百種，就是沒有她現在這一種。

「妳雞婆什麼！剛踢到我不用道歉的喔！」

被踢到腳的小混混第一個反應過來，扔下抽了一半的菸頭用腳踩熄，嘴裡還嚼著不知道什麼東西，一派流氓架式地走向她。

「啊？我剛道過歉了，可能我說太小聲。我再說一次，真的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踢到你的。」郝詠嫻無懼無怕，只是再度道歉，態度誠懇地像是欠他們八百萬，現在正雙手奉上一樣。

「哼！道歉就能了事嗎？」另一名小混混接著道。

「那有什麼我可以幫你們的嗎？」聽到有忙可以幫，古道熱腸的郝詠嫻眼睛閃亮亮地問。

一班小混混又愣住了。

現在是什麼情形？她是哪個教官派來的間諜嗎？以為用這招就可以讓他們臣服？

被踢到腳的小混混想了想，最後不懷好意地說：「很上道嘛妳！既然知道要付出代價，那等下就去幫我們買便當好了。」

其他跟班也紛紛趁勢叫囂，點著自己要吃的菜色，有人甚至惡作劇地指定要五星級飯店的名菜。

郝詠嫻不惱不氣，全都笑笑地認真記下來，心想只是幫忙跑個腿而已，那些點好玩的菜名她就直接跳過，反正就是買東西填飽他們的肚子就是了。

「等我把這些教材拿下去放好後，就去幫你們買。」她抱著塑膠盆走進地下室。

「老大，她當真了耶，哈哈！」

「是啊！不知道她是裝的，還是真傻了。反正她既然要玩，咱們就陪她玩玩。」一夥人就像發現新玩具一樣，帶著邪惡的奸笑跟在她後頭也進了地下室。

來到地下室入口的裴易行忽然覺得怪異，低下頭看著遍地的菸頭，有些甚至沒有踩熄，他拿起其中一枝仔仔細細地瞧了瞧，眼睛轉了一圈，馬上皺著眉衝入地下室。

「郝詠嫻！郝詠嫻！妳沒事吧？」

當他衝入地下室時，就看見被人壓在牆壁上，捂住嘴巴的郝詠嫻。除了壓住郝詠嫻的兩個男生，其他人正翻著她裙子和衣服的口袋，似乎打算對這名小四女學生行搶。

「喂！做什麼？都給我放開她！」

話才落，也不等對方反應，向來只曉得用拳頭解決事情的裴易行扔下手上的東西，衝上前以一敵六，打倒一個算一個。

那六個混混不管是帶頭的還是跟班，都知道裴易行這號人物。

打從一年級一進學校就揍了一名教師，以及撂倒一個高年級帶頭的小混混之後，即便不是他的跟班或跟他不同掛的，也要敬他三分。

一切來得太突然了，而且裴易行打人像在拚命一樣，就算他們有六個人，加起來的氣勢甚至不如國小四年級的裴易行。

沒多久，裴易行雖然掛了彩，但其他人卻是倒在地上連爬都爬不起來。

「好了、好了，你打他們打得太重了啦！」

清楚自己的斤兩，只敢隔岸觀火的郝詠嫻適時出聲，制止了還不打算停手的裴易行。

「太嚴重？不然妳重新被他們壓回牆上去好了！」

拳頭是鬆了，但這女的也太不知好歹了吧！居然先教訓起他這個救命恩人！

「唉，他們不過就是叫我幫忙買便當，但我告訴他們我錢不夠，要他們自己負責便當錢，我當跑腿，結果他們以為我在騙他們才翻我的口袋，看我是不是有偷藏錢……」

裴易行火大地走到她面前，伸出食指點著她的額頭。

「妳腦殘啊！妳替他們解釋這麼多幹麼？就算妳錢夠那也是妳的，憑什麼讓他們搶？還是妳嫌錢太多？嫌錢太多的話拿來我幫妳花啊，大爺我揍這麼多人，體力透支嚴重，妳的錢就給我祭祭五臟廟好了。」

原本只是想嚇唬她，讓她知道人好卻笨的下場就是被人吃得死死的，應該要為自己捍衛一下，結果，想不到……

「啊，如果只有你一人的話，我的錢夠耶！你想吃什麼？」

喔—— 牆咧？牆咧？他好想一頭撞上去喔！

裴易行便是從這件事開始認識沒腦的郝詠嫻，進而認識第一次見面就誤以為是詠嫻姊姊，其實卻是她大哥的郝詠銘，然後又認識了彷彿生來從沒見過什麼叫人生黑暗面的郝家人。

郝家人，好家人，真是名副其實！

## 第 2 章

小學四年級那件「不期而遇」事件之後，校方冒出兩極聲浪。

一派打賭郝詠嫻這個乖乖女鐵定會被裴易行帶壞，另一派讓裴易行覺得有夠天真的老師們則說，郝詠嫻那個無腦女可以感化他、教育他、讓他悔過改變，奔向主



的懷抱。

哈哈！不知道他壞到連神佛都搖頭的嗎？還感化他咧！

不過，反正不管哪一派都要失望了，因為兩年過去，兩人還是分到同一班，郝詠嫻還是那個每學期都拿模範生獎的乖乖女，而他，架也幹得一次比一次大，小過大過照樣不斷累積，乖乖女的筆記沒發揮多大效用，因為他全拿去包便當了，根本不想浪費自己的腦細胞。

但至少乖乖女沒被他帶壞啊，這也算是好消息一樁，是吧？

不過，打從那件事之後，不知道為何老師總愛透過郝詠嫻當窗口，要她幫忙帶話給裴易行。可能是因為她天生熱心助人，不像其他學生們聞「裴易行」色變，卻又能「近墨者不黑」，所以……

「詠嫻啊，麻煩妳跟裴易行講一下，明天的課一定要到，要小考，不准蹺掉。」

「詠嫻啊，有時間也幫訓導主任勸勸裴易行，叫他不要小小年紀就抽菸，以後長不高啦！」

「詠嫻啊，跟裴易行說，不要凡是我的課就打瞌睡嘛，總給老師留些面子啊！」

「詠嫻啊……」

對於這些「交代」，郝詠嫻都一一應允，也非常盡責地把話帶到。

「妳傳話筒啊妳！人家叫妳來跟我說什麼妳就來，還笨笨地跑遍學校找我就為了把話帶到。那些話，我這耳進，那耳就出去了，根本不會記住，妳何必浪費力氣？」悠悠哉哉躺在操場司令臺上的裴易行，對著臉上方如太陽般熱情的笑臉，非常不客氣地吐槽回去。

「呵呵，不會啊，我覺得我愈來愈厲害了，找你的時間愈來愈短了耶！以前我可是常常跑遍整個學校，連垃圾場都找過還找不到你，現在幾乎只要花一個下課時間就找到你了。」

「哼！」裴易行只是撇撇嘴冷哼。

要不是大爺他心軟，知道她這個傳話筒有過人的毅力，不找到他誓不罷休，而那些早已懶得花時間力氣在他身上的老師們又很不要臉地看準她不懂拒絕，一定會把話帶到，他才不會故意在校園裡特定的幾個地方等她帶話來呢！

不過，等等，她剛說什麼？垃圾場？她當他是垃圾啊她！

「對了，現在是中午了，你要不要一起吃飯？」郝詠嫻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兩個便當盒。

本來躺在地上閉眼休憩的裴易行馬上彈跳起來，兇狠地面對她。「就跟妳說不要再幫我準備便當了，妳聽不懂嗎？」他這輩子最討厭別人自以為是地同情他。但郝詠嫻還是笑笑地，繼續打開那兩個便當盒，香噴噴的飯菜味飄了出來，裴易行的肚子馬上很誠實地叫了兩聲。

郝詠嫻聽到了，朝他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你別多想，是我媽昨晚煮太多，我怕浪費掉飯菜只好帶了兩個來，但我又吃不下，一時找不到人幫忙消化掉，只好來請你幫忙嘍！」她很自然地說。

哼，屁！

他若信她的話，他就是豬！

「咕嚕！」

當肚子第二次叫時，臉還是很臭的裴易行，耍狠地搶過她遞來的便當。「是妳要我幫忙的，不是我要妳給我吃的，記得！」

喔，這實在是好好吃，錢都被死老頭拿去買酒了，他已經有兩天沒吃過正餐了。

「嗯嗯，當然，真是謝謝你了。為了答謝你幫我消化多出來的飯菜，我買了果汁請你，等下吃完再慢慢喝。」郝詠嫻笑著將果汁遞到他身旁。

裴易行抽空瞪了她一眼，要她少給他擺譜，可是郝詠嫻向來對於這種多餘的暗示都是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的。

自從跟他有了交集後，她才多少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媽媽生下他後就失去蹤影，唯一的親人爸爸則是成天買醉，據說醉了就會打兒子出氣。

小的時候他沒能力，但被打久了也學會反抗，甚至最後與父親拳腳相向。

還未升上國中的他無法工作，家裡主要經濟來源就是靠社福救濟，但那些錢幾乎都被他爸搶去買酒了。

所以他平時花的錢怎麼來？註冊費是怎麼繳交的？坦白說，如果深究的話那絕對是令人無法苟同的管道。

只是，她深信人都是良善的，之所以有黑白之分，都是環境或教育的影響。

她從沒想過改變他或影響他，只是像對其他人一樣，她可以做到的就是關心他。就算他連她跟著家人叫他「小行」都會被他罵得體無完膚，她還是知道他的心地其實是善良的。

然而，即使她知道他的言行舉止之所以和內心世界反差這麼大，是因為他的家庭關係，當親眼看到時仍不免在心裡留下了一道痕。

一道，不管如何，都要用心守護他的痕。

「詠嫻啊！」

當老師這麼叫她的時候，郝詠嫻非常有自知之明地從書包拿出一本小小的備忘錄，繼公民課老師交代她要帶給裴易行的話之後，她用鉛筆在備忘錄上寫了個「5」。

這是今天「老師要給小行的話」第五句，中午都還沒到呢！

「老師，有什麼話要我告訴小行的？」

「嗯，既然妳叫他『小行』，那這件事應該由妳去說最適合了。」

呃，這好像不是什麼適不適合的問題，而是只有她願意每天去找他說話吧！

還好她是班長，不然老師還要找藉口要她帶話，也滿為難人的。

是說，她都有點覺得她這個班長之所以可以每學期連任，應該多多少少跟當「裴易行的聯絡窗口」有點關係吧？

「老師，到底是什麼事呢？」就算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她都會使命必達。

「裴易行這學期的學費還欠著呢！學校聯絡了他爸爸，但不是不接電話，就是一接起來就……說些難聽的話。詠嫻啊，老師知道他家庭的情況，所以學校才寬容了這麼久，但該繳的還是得繳，妳再幫老師跟他說說吧。」

「……喔。」但這跟小行說有什麼用？難不成叫還是小學生的他去搶嗎？

唉，不過已經說了是使命必達，還是把話帶到再說吧。

然而，後面的時間裡，郝詠嫻翻遍了校園就是沒看到裴易行的蹤影。看來，他今天根本沒來學校。

於是，她等到放學才繞到自家隔壁兩條馬路後的巷子裡，到裴易行的家去找人。裴家的狀況，她不是沒見過。

他與他爸住在一間小小的鐵皮屋裡，屋外堆滿雜物，小小的對外兩扇窗戶破的破、爛的爛，根本無法發揮遮風避雨的功能，屋裡頭永遠是陰陰暗暗的，不時飄來濃重的酒味。

她還未到門口，就聽到熟悉的咆哮聲。

「你這個不孝子！沒用的東西！居然跟我討錢？錢我是拿去買酒了！又怎樣？我用我兒子的錢犯法嗎？」

那是裴叔叔的聲音，聽得出來還在酒醉當中。

「犯不犯法你自己不會去問哪！重點是，那是我要繳這學期學費的錢！你給我拿去買酒，我要去哪再生這些錢出來？」裴易行也沒當人兒子的態度，馬上反噎回去。

「你什麼東西！居然用這種口氣對你老子說話！」

「你也知道你是『老子』，那怎麼不做些老子該做的事？我的學費為什麼不是你替我想辦法？還要我去撿資源回收、替人搬大型垃圾換些小錢？現在好不容易我繳得出學費了，你居然給我拿去買酒！」

正在思考是不是要進去勸架的郝詠嫻還在躊躇，突然聽到一聲巨響，是拳頭打在肉上的聲音！

她奔進門，就看到實實在在的家暴場面。

裴父正把裴易行壓在地上猛打，雖然裴易行極力反抗，但哪裡是對手？更何況裴父還喝了酒！

「裴叔叔，住手啊！」

被壓在地上承受著親生父親所施行的暴力，冷不防聽見熟悉的女音，裴易行猛然抬起頭望向門口。

「笨蛋！快走！不要在這！」怕波及她，他大力揮著手趕她。

郝詠嫻愣了愣，但天生的性子容不得她視而不見、棄他不顧。

她奔了過去，小小的雙手扯住他的腋下，用盡全力要將他從裴父的壓制下拖出來。

「快！使力啊！」她用盡吃奶的力，努力要將他拉出。

「笨蛋！不要管我！先走！」只來得及講完這句，從上頭落下來的猛拳再次擊中他的頭部，他悶哼一聲。

「天！裴叔叔，你不要再打了！小行是你兒子啊！」

拉不出他，郝詠嫻改而環住裴父的臂膀，阻止他繼續對自己兒子下毒手。  
被酒精催化的早就神智不清的大男人，怎麼可能是她一個小女孩攔得住的？

「妳誰啊？閃邊去！」

裴父臂膀一甩，就將郝詠嫻給甩出去。

郝詠嫻瞬間化成一道拋物線，直到撞到了鐵皮屋的牆才跌坐在地上。

「郝詠嫻！」

裴易行大叫，用盡全力屈起膝蓋往父親胯下用力一頂，命中男人的要害，使裴父不得不解除壓制。

掙脫開來的裴易行馬上連滾帶爬地奔向郝詠嫻，一把拉起她，拖著她往外跑。  
還跑得動，她應該沒事，該說幸好牆邊那裡堆著一堆衣服嗎？

不甘願的裴父追在後頭大聲嚷嚷，嘴裡盡是「再跑就給你死」的醉言醉語，裴易行拖著郝詠嫻沒命似的一路狂奔，他太清楚喝醉酒的爸爸是何等的不受控制，失去理智之後，拿刀砍人都有可能。

不知道跑了多久，跑進了一座公園，兩人才氣喘吁吁地坐倒在草地上。

「你爸他……呼……他怎麼能那樣打你？」氣還沒順，簡直不敢相信會有人那樣打自己的小孩的郝詠嫻就急急問道。

「哼！他老了，不中用了，打人也沒多疼。」或許是像這樣的逃脫已經習慣了，裴易行的氣較快平緩下來。

他不以為意的語氣讓郝詠嫻好奇地望向他。

事實上，他並沒像他說的那樣不在意，他瞪向草地的兩眼雖然沒有眼淚，但卻透露著怨懟和淡淡的無奈。他的臉被拳頭擊得紅腫，額角也沁著血，穿在身上的衣褲早在拉扯時弄得破爛不堪。

郝詠嫻從口袋拿出手帕，往裴易行的額角貼去。

「裴叔叔是喝醉了才會這樣，下次他要是喝醉就離他遠一點，不要跟他爭論。」

「他有什麼時候是清醒的？做什麼事我都可以不管，但那是我好不容易存下來要繳學費的錢……」

替他擦掉額角上的血漬，郝詠嫻再拿出 OK 繃幫他貼住傷口。自從認識他後，她就習慣隨身帶著 OK 繃了。

「說到這個，原來你常威脅學校同學或學弟跟你一起蹺課，是讓他們去幫你撿資源回收及搬大型垃圾啊？」

剛開始她還擔心他把那些同學帶出校門是要去惹是生非的，只是每回再看到他都有他自己身上帶傷，別人都好好的，所以她也沒再去探究，現在她終於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難不成要我搶他們的錢嗎？雖然比較快，但這麼弄種的事我可做不來。」

郝詠嫻放心地笑笑。

老實說，學校裡的壞學生真的很多，就算她深信人性本善，仍無法忽略有太多霸凌事件的起因僅僅只是為了一己之私。

然而裴易行不是那種壞到骨子裡的壞學生，他只是因為環境造成的而已。

「那麼，從今天起我也一起幫你撿資源回收和搬大型垃圾吧！多一個人，多一分力。」她充滿希望地說。

裴易行很難適應她總是這麼天真樂觀的性子。「算了，或許就像老頭說的，錢讓我拿去讀書我又念不好，還不如讓他拿去買酒喝快樂些。」

「嘿，別說這種喪氣話了，其實……」

郝詠嫻話還沒說完，兩人身後又傳來熟悉的怒吼聲。

「我就知道你會跑來這裡，別躲！我可還沒打夠呢！」

不遠處，裴父正捋起袖子、掄起拳頭，朝著這兒衝過來。

「快！你爸又追來了，我們快跑！」

郝詠嫻站起身，拉著他就要跑，但裴易行輕輕甩開她的手。

「算了，跑到哪？有用嗎？我的錢反正是要不回來了。」

見他一副放棄的樣子，拉也拉不動，郝詠嫻只好去搬救兵。

「那你等等，警察局離這不遠，我去報警。」

「不可以！妳敢報警妳就死定了！」

郝詠嫻一愣，難道他是擔心他爸會被警察捉走？

「那、那我去找……找我哥來幫忙好了！你，你撐住！」

裴父只差幾步就要撲上來了，裴易行用力將郝詠嫻推開。

「妳別管我了，不要再回來了，也不要找任何人來！我自己應付就可以了。」

才喊完，已接近他身後的裴父一手搭上他的肩，將他轉過來，一拳就這樣毫不留情地打在他的臉上，揍得他當場往草地倒去。

「小行……」

郝詠嫻忍住尖叫，她必須把所有力氣用在全力飛奔去搬救兵上。

不忍再看，也不敢再看，郝詠嫻轉過頭，開始拔腿狂奔起來。

然而，當郝詠嫻和郝詠銘趕到公園時，只看到倒在草地上，頭部冒著血，人已暈過去的裴易行，裴父則抱著酒瓶，躺在一旁的石椅上呼呼大睡。

當他們叫來救護車把裴易行抬上車時，他的嘴裡還在喃喃念著，「別叫警察、別叫警察來……」

小小年紀的郝詠嫻還是堅信人性本善，只是心裡不免酸酸的，她相信裴叔叔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然而，小行還要過這樣的日子多久？

隔天，從沒真正對郝詠嫻發過大脾氣的裴易行，一早就在教室裡開炮了。

「這什麼？」他扔了一張紙條到她桌上。

郝詠嫻很仔細地看了看。

「這是學費收據，恭喜你，總算繳清啦！」她很高興地替他拍拍手。

裴易行額上的青筋差點啪地一聲應聲而斷。「但我不記得我繳過學費！」

本來今早來學校，是準備拿私自在課後招攬學生到自己家裡補習賺外快的事情，威脅老師再寬限他幾天，讓他去籌學費的，但沒想到架式都還沒擺出來，他就被老師拿給他的收據給嚇到。

他什麼時候有這筆錢繳的？不用想太久，馬上就有答案，所以他直奔回教室找人算帳。

郝詠嫻倒也誠實。「我替你繳的啊，你有錢再還就好。」

昨天跟哥商量過後，他們兄妹倆便向爸媽開口——當然，爸媽很爽快地就把錢拿出來了，本來說不要裴易行還的，但她不用想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光要把錢拿給他去繳就有困難度了，更不用說是被他視為同情般的施捨行為。

果然……

「不用！妳馬上去跟老師要回那筆錢，本大爺決定不念書了！我拿不出錢寧可不念，也不要別人的施捨。妳聽懂了嗎？去把錢拿回來！」

班上幾個同學都站遠遠地看戲，彼此交頭接耳著，不是批評裴易行太不知感恩，就是說郝詠嫻太笨。

但郝詠嫻全沒聽在耳裡。

「我說了，那是我爸媽借你的，以後你還是得還，我們也會算利息，但是怎麼算……嗯……我回去再問一下他們好了。反正，錢我是不可能再去拿回來了。」

「哼！要妳雞婆！就說了我天生不是念書的料，念書對我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昨晚離開醫院時他已想好，若是沒辦法寬限繳學費的時間或是籌不出錢，那他決定休學，跟著外頭認識的大哥學修車，至少是一技之長，就算沒學歷，憑著比別人早出社會好幾年，將來成就不一定在別人之下。

然而，今天她所做的卻打亂了他的規畫。

重點是，她讓他覺得自己是個得靠人吃飯的沒用傢伙！

「請問你現在做的哪一件事是有意義的？」

郝詠嫻的一句話，讓裴易行很想把她直接摔出去。

施捨他完再吐槽他，這小妮子真的很瞧不起人喔！

「反正我不要妳可憐我！」

「可憐你？我覺得我比較可憐耶！借你錢還要被你嫌，你是哪一點可憐了？」

很好，摔出去之後再拖回來剝個稀巴爛。這小妮子天生就是來踐踏他的。

「反正我不要妳的錢，把錢拿回去！」

「我不要！」

「我說，把錢拿回去！」

「我不要！」

「我說……」

「好，停！喏，我手在這裡，數到五之後，如果你還沒把錢一毛不少地放在我手上，那我就不收了。」

說完，她開始數，「一、二、三、四、五！」手真的收回去了。

五？來個過肩摔怎樣？

裴易行心裡一萬個圈圈叉叉。

怎麼這麼幼稚！怎麼可以這麼幼稚！

數到五要他還錢？吐也沒這麼快！

趁裴易行暫時找不到話接，郝詠嫻趕快「嘆休」繼續講下去。「好了，既然你現在還不出錢，那就等我想收回那筆錢時再還。反正從現在開始，你就背著我爸媽借你錢繳學費的恩情，好好念書，至少念一點成績出來吧！不然，我爸媽可是會難過滴喔！」

哈哈，小行的臉變得更難看了！

她知道他最討厭欠人情債，然而這樣也是一個辦法，能讓他逼自己一定要用功一點。

雖然裴易行表現得一點都不關他的事，是郝家人自己要借錢給他的，但自從那天起，他不再蹺掉任何一堂課或請過一天假。

雖然大過小過還是免不了偶爾會追加個幾筆，但就整體表現而言，沒有一個老師不會說他進步了。

其實裴易行的學習力很強，頭腦也很聰明，要不是他志不在此，要他每學期拿第一也沒什麼問題。

每個人都說，是郝詠嫻將他給馴服了。

於是，老師們更加把教育他的重責大任放到她身上，而同學們則總愛開玩笑說她和他是一對。

郝詠嫻心想：呸！拜託！才國小耶，什麼一對不一對的，童言童語果然都是奇言謬論，一點都不值得相信。

然而，事情就是這樣，剛開始說的時候沒什麼，但後來說著說著，事情就會變成有什麼。

到了國中，大家開始流行寫情書，人氣一樣紅不讓的郝詠嫻幾乎天天都有不同的情書要收。

反觀裴易行也是，他那壞壞的不羈樣，老是惹得學校裡較早熟的女學生們心花怒放。

正值青少年時期，是眾多芳心所熱切追求的對象，哪一個男生會保有理智地只顧學業大事，而不去談談小情小愛呢？

郝詠嫻不覺得裴易行會，甚至以為很快就能聽到好消息……呃，不是，是聽到關於他和哪個女同學的緋聞。

結果，國一、國二都升上國三了，不只沒聽到任何關於裴易行的半點緋聞，據說他還讓眾多芳心碎了一地，不管女同學們多為他特地打扮、多為他傾注柔情，裴大少說不動情就不動情。

這麼一個放蕩不羈，只要他想就能換女人如換衣服一般的風流型男，到底心繫於

誰？

這個答案不單單是那些芳心已碎的少女們想要知道，就連從小與他一塊兒長大的郝詠嫻都很想知道。

「喂，你到底是有沒有女朋友啊？」

放學一道走在回家的路上，郝詠嫻一邊踢路上的石子，一邊漫不經心地問。

「妳哪隻眼睛看到我除了妳之外和別的女生走在一起？」

「就是沒有，所以才問你啊。你都沒有女朋友嗎？」

裴易行白了她一眼。「我欠妳爸媽的學費可以說是債臺高築了，妳認為我還有心思去交女朋友？」

他就知道，這種事有一就有二，那一次拒絕不了郝父和郝母的好意，之後郝家就變本加厲，每學期都先他拿出一筆學費幫他代繳，逼得他連上課打瞌睡都會夢到郝父和郝母一臉傷心欲絕、失望透頂的模樣，然後在愧疚得要死的心情下被驚醒。他雖然已是一邊讀書，一邊找時間攢些錢慢慢償還學費，但目前能力仍然有限的他，一樣背負著龐大的人情債。

「哇！你會說成語了耶！真的是今非昔比了！」郝詠嫻一副很欣慰的樣子替他高興。

現在裴易行早就不是流氓壞學生，儘管外表還承襲著以前愛玩的浪子樣，可學業成績早就成為好學生們爭相想要拉下來的目標了。

難怪一大票女學生會愛慕他，這種外表看起來壞壞的男生卻有著令人眼紅的好成績，天生就是要被女人追著跑的啊！

「妳少瞧不起人了！聽說這次的考試成績，某人還落後我整整十名之外呢。」

裴易行鄙視了「某人」一眼。

「呵呵，我又不爭名次的，最好第一名都讓你拿，我爸媽一定會高興死。」

說來也奇怪，郝家父母自己的兒女考得怎樣都無所謂，但對於裴易行的成績卻關心得要死，不明白的人還以為裴易行才是他們的親生兒子咧。

「對了，跟他們說一聲，下學期不必再替我代繳學費了。」

「為什麼？你該不會又說什麼要放棄念書的話了吧？」郝詠嫻擔憂地皺緊一雙好看的眉。

裴易行搖搖頭。

實際開始認真念書後，才發現自己其實並沒以前以為的那樣不愛念書，那只是一種對現實環境無奈之下所做的自我放逐；當他真的用心讀書，發現自己不但能念，還念得非常好，所以現在並沒有放棄繼續求學的念頭。

「我找了一份兼職的工作，算過了，薪水存下來足以支付下學期的學費。」

以前是年紀不到，只能找些不算工作的事情做，人家喜歡給他多少就給多少；現在他可以打工了，便希望用較穩定的方式賺錢，好加快償還郝家這些年來幫他代繳的學雜費。

「是你以前說過的修車工作嗎？」她問。

「不是。」那票人他早沒聯絡了。「是到一家小貿易公司做樣品整理，下課後去



做到晚上十點，薪水還可以。」

郝詠嫻停下腳步，很認真地將他從頭看到腳。

「幹麼？」眼神幹麼那麼奇怪？

「沒有啊，我只是覺得你怎麼好像忽然長大很多？你才是國中生耶，需要這麼急著工作嗎？工作後有辦法兼顧到學業嗎？其實學費真的不用那麼急……」

裴易行打斷她的話。「我想趕快還完。」

「為什麼？」

「因為身上背著這些債，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

「你想做什麼事？」好好奇喔，都沒聽他提過耶。

裴易行沒正面回答她，只是看了她一眼。「很多事啊，例如說交女朋友啊。如果我不趕快把這些債務還完，我哪有辦法心安理得去交女朋友？」

裴易行邁開剛才因為她而停下的腳步，繼續向前走。

郝詠嫻小跑步趕上他，挨近他的身邊，好奇追問：「所以你有喜歡的女生了？」

「聽說有。」

「聽說？為什麼是聽說？」好奇怪的回答，他這個當事人難道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喜歡的人嗎？

「因為大家都說我有，有的還說那人就是我女朋友。」他咧開兩邊嘴角，很難得地露出淺淺的笑。

哇！今天那麼近看才發現，原來他笑起來有梨渦耶！

「那人是誰？是誰？」快，她要掌握最新、最熱、最火的第一手消息！

裴大少的心到底遺落在誰家呢？讓那麼多女孩子為了他流淚，到底他是被誰擒獲了呢？喔，光想就超級期待的啦！

「這麼想知道？」這次，換裴易行停下了腳步。

「嗯嗯嗯！」郝詠嫻點頭如搗蒜。

行行好，快告訴她吧，她快被好奇心殺死了啦！

裴易行慢慢露出了一個魅惑人心的笑，然後伸出食指——點在她的鼻頭上。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閣下小姐妳呀！」

哈哈，有沒有看過呆到天邊去的天使？眼前這尊就是嘍！